

唐牛臣士金集

元行書
題



翔華先生 千古

庚 星 匿 彩

聞蘭亭





（熊）！弟 弟 了 別 永

丁君金元書
 銘銘河山事起灰煙地今今鶴鳴處
 永別了弟 弟 了 別 永
 銘銘河山事起灰煙地今今鶴鳴處
 永別了弟 弟 了 別 永

悼丁翔昇居士
 丁君翔昇少壯為僧搜羅經書又
 通經史在茲修持刻苦且於書法
 作清道無愧亦則同元又復每思一起
 以與為茶和好事多磨在因病於
 上月十日而逝聞此大息本月一日諸
 居間道將殯不可同鄉會葬惟別道
 是日上手投記前柱亭觀外費酒目多
 亡作中乃兄翔昇居士自撰其
 遺書若子則一母之痛豈易忘乎
 因詳誌其生平以誌哀悼之純四首
 哀詩
 天才驚絕萬世空家學淵源有古風
 有得長隨自壽壽林寺以一種寺
 當年元上經精微特撰撰居世世新
 在去刻遺書若子則一母之痛豈易忘乎
 哀詩
 此輩人非此輩小性安事新舊業
 遺經經不為忘忘書一死幾幾美
 青雲厚厚何處尋若他年他處美
 丁君翔昇居士自撰其遺書若子則一母之痛豈易忘乎

蝸牛居士全集 總目

序	顧明道	一
付印題記	芮鴻初	二—三
小誌	李叔環	四
小傳	丁翔熊	五—十
題冊	吳俠虎	二

題 眉

趙叔孺	一
顧坤伯	二
聞蘭亭	三
李健	四
王賢	五
龔翁	六
朱天梵	七
朱大可	八
李肖白	九
謝公展	十
圖 照	

子 目

像讚	虞和德	一
獨立悟禪圖	周易	一
蝸牛居士遺像		二
潘女士遺像		二
追悼會攝影	杜鰲	二
名流題讚		一—十六
哀思彙錄		一—十八
吉金遺墨		一—十六
吉金遺繪	繪事淺說	一—二十
蝸廬印存	治印一得	一—十八
書體識小		一—十二
詩文雜著		一—二十
藝入小誌		一—九六
椿蔭閒話		一—三二
來鴻去雁		一—三
蝸牛集跋	知止居士	四

哀思彙錄目次

以收到先後爲序

悼文

嚴獨鶴

王大蘇

林拱樞

周鷄晨

萬商雲

吳雄劍

陳亮

悼詞

袁丹裳

輓聯

袁履登

陸稚英

顧坤伯

程鏡清

徐和卿

上海市棉布公會

上海寧波公報館

寶大祥總管理處

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

緒社理事會

丁同門學會

文藝之友社

陸鳳樓

王蔚如

趙兌秋

田寄痕

張天奇

王畔硯

毛月然

朱庭筠

穆一龍

沈瞻巖

四明孤兒院

席仁溥

洪錫元

孫文彬

施春山

王穎夫

趙後安

胡紹康

陳樹亮

吳俠虎

徐惠生

張志昌

王祖蔭 鄭明山 楊葆泰 婁志億 許武芳 張培鈞 閔魯西 沈善昌 林炳軒

呂汝舟 金憲曾 陸爾良 李叔環 陸冠君 樂秀康 蔣岱雲 吳文祥 李明武

朱寶銓 方松濤 李傳松 張性賡 包祖懋 史仁和 李善基 王茂良 賈士楨

徐經武 吳家靖 董明柏 朱文華 徐志翔 丁志華 丁翔熊 丁翔虎

悼詩

【五古】丁方源

【七古】丁方藩

【五律】黃芳瑩 吳錦旋 陸鳳書

【七律】張廷章 朱南田

包鞠庭 江曉樓

張樹屏 孫藻銘

康建中

【五絕】陸鳳樓

【七絕】錢雲鶴 陸瘦梅 徐碧波 孫壽成 祝晴園 查謹中 程鏡清 俞安之 吳寶善 丁左卿 吳承垣 單少雲

黃懷白 姚永年 竺雲漢 刁也白 顧汝澈 龔秋厂 姚頌岳 王覺天 孫藻銘 陸釋英 許大年

【和韻】荊鴻初 袁臘梅

【詩餘】孟宴圃 刁也白

【家族】丁方英 丁和熊 丁德萱

悼記

祭文

唁詞

孫壽成

寧波公報館

丁門同學會

寶大祥全體同人

陳炳康

悼文

悼丁君翔華

嚴獨鶴

丁君訓康，字翔華，號吉金，又號樂石，別署蠅牛居士，浙江鎮海人，五年前新聞夜報同人，曾於元旦之夕，舉行夜聲同樂會，徵集書畫爲贈品，丁君翔華，攜其弟翔華君傑作與會，書法秀勁，由是同人皆激賞之，芮生鴻初，與丁氏昆仲，知交有素，乃語余曰，翔華君於金石書畫，詩文拳劍，無不工，美豐姿，溫文爾雅，恂恂君子，卅角來滬，從名師游，每有心得，初與其兄同負芟於周隱龔先生之門，所作書畫，清奇絕俗，偶寓極聯，楚楚可觀，初學篆刻，即能得吳缶翁之神，嗣周師歸道山，更從程陸二師讀，於是善文能詩，性耽淨悅，喜與方外人游，鐫石於阿育王，題壁於補陀，曾與達陣上人，辯論地水火風，精闢詳明，上人爲之心折，函贖往還，訂忘年交，獨坐靜室，臨池不輟，十年如一日，作篆好爲鐵線，駢駢入古，志學之年，即能作篆篆大字，海上市招之可見者，如八仙橋之寶大祥，福州路之

羅福公司，隆昌祥等三家，平正安閒，清麗可喜，蓋天才也，年十七，應佛學界之請，爲戒殺放生會募款，義務捐書楹聯三百對，以爲激勵，書聯時期，茹素年半，又爲真大路佛教第一公墓，楹聯多心經，刻石立碑於大應池畔，墨拓傳於四方，年十八，書聯爲皖南老名士謝發庵先生所得，大加賞識，特代訂直例，以節其勞，許爲天才，稱道不已，君不自滿，更發宏願，凡慈善團體，地方公益事業，及學校祠宇等，來傳屬書者，無論識與不識，一例贈書，遠至閩粵，近及蘇皖，來件紛繁，日不暇給，君好學不倦，更研丹青，從顧坤伯先生游，肄業高級人物畫科，期年畢業，山水人物，翎毛花卉，走獸蟲魚，栩栩如生，尤擅寫畫，但自珍，不多作，刻印以丁鄧爲法，暇時搗泥作人物，塗墨作黑影畫，亦莫不惟妙惟肖，上年應慈善團體之請，出其書畫作品百餘件，分投江蘇救濟難民會，慰勞將士會，上海美術師生書畫救濟會，上海聲望協會書畫展，書畫上乘，藝林翕服，芮生所告如此，語當不虛，十月十二日，芮生遺余寓，淒然相告曰，翔華君病肺久，已於是晨謝世，此非獨丁氏之不幸，抑亦中國藝壇之大不幸也，其遺著有藝

人小誌，椿陰閑話，洋洋數萬言，筆墨簡潔可誦，藝術精於迅報及寧波公報，預計兩月可竣，文獻哀其精研藝術，竟不永年，將蒐集其遺作，分門別類，彙為一編，定名曰蝸牛居士集，庶幾精神不死，九原之下，亦可以無憾矣，十一月一日，同人為之開追悼會於寧波旅滬同鄉會，並陳列君生前作品，供眾展覽，藉為斯青年藝術家，留一紀念云。

悼翔華社兄

廿八年十月十三日迅報

王大蘇

十二日近午，忽接芮公鴻初，自寶大祥來電話，正擬詢問丁翔華社兄之病況，而芮公先以社兄噩耗告我，驚聞之餘，易勝黃鐘腹痛之感，我識兄於三年前，時文藝之友，聲勢方張，兄以芮公之引，與乃兄翔熊，欣然來歸，相見歡然，恍如素識，蓋彼此神交有年也，兄為洵洵君子，溫文爾雅，寡言鮮笑，於金石書畫，精研獨力，為同社傑出之舊材，年十七，娶潘氏，不二年而喪，兄有鼓盆之痛，守義一週，廿七年五月，復娶袁舒雲女史，賢伉儷並擅吟事，極唱隨之樂，余前與同社諸兄，業餘共輯迅報，蒙兄以椿陰閑話見惠，迄今未報，惟

病中脆弱，不能握管，常常授嫂夫人執筆，味其語氣，年多頹唐，豈兄困於病魔，早萌厭世之念乎，方其病，擬擬衣一往，而俗務瑣集，分身為難，且兄亦靜以攝養，辭謝見客，不意從此不能復面，為予痛哉。（社兄遺體，已於昨日假萬安殯舍成殮）。

悼丁翔華君

廿八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寧波公報

林拱樞

這將成為永遠的悵惘吧。我和翔華君尚未謀面，而我們卻已成永別了。

昨天上午，接到翔華君家屬報告噩耗的信，這悵惘並傷悼的情緒，便排解不開地鬱結着。

大約還不過是今年的一月吧，翔華君開始投稿本報，我和他經過一次通信，便為文友，以後通函好幾回，可是一直沒有會面，並且翔華君的來信多，而我的去信較少，這有時雖為着雜務繁忙的緣故，但有時卻為的自己疏懶，可是這疏懶，如今則已成永遠的歉仄和悵惘了。

雖然和翔華君的友情，不能算十分深密，但他素來對於藝術的愛好，和修養，我是早已知道的。也曾看到

過他所作的書畫，但假使不知道他祇是二十歲的青年，又那裏會看得出這樣精湛的作品，是出於一個天才青年的呢？

讀他所作文字，渾樸老練，但一種溫文敦厚之氣，更可想見其風度，今年來翔華君給我的信裏，曾提起因病連醫囑，少寫文章的話，但後來仍時常寫報章稿，由此也可見其為學的努力，但不幸這努力終於磨折了他寶貴的生命。

一個二十一歲的天才青年不幸逝世，誠然是要痛悼的，因為這不僅令人起人生朝露之感，並且為着中國藝術上這一顆燦星的殞落，而有若莫大的悲哀。

悼文友丁翔華

周維晨

廿八年十月十五日新聞夜
報二十五日送來立軸句同

丁君翔華別署蝸牛居士，書畫金石三絕，文友莫不欽敬。

惟丁君身體孱弱，病肺，猶強自執筆來函，不稍懈怠，此雖君之勤，然因之病愈劇。

月之十二日子晨，此三絕華人一竟殉其藝，而遽然

與世永離，嗚呼。

友好將為君開會追悼，時期為十一月一日，地點為寧波同鄉會，並擬將君之手澤，各集付梓，庶其藝得永垂不朽。

悼丁翔華

廿八年十月十五日
日好萊稿日報

萬商雲

翔華兄文質彬彬，雅擅吟事，於書畫金石，功候頗深，書法尤為道勁，私淑屢歷居士，而卒以師事之，十四即能書擊案大字，八仙橋寶大祥市招，均出其手筆，蓋丁伯方鎮先生少君，翔華兄之介弟也。我識兄於戰前一序，時我僑主持文藝之友，兄與乃兄翔熊來滬，晤談甚洽，並共游南翔一次，友誼彌篤，昨年兄與袁舒雲女士結婚於寧波同鄉會，翼傳共拜紀念特刊，不意甫逾一載，竟賦死別，臨終神志極清，以手拜天，祝諸親友幸福，方其病肺數月不自知不起，猶懷念同社諸友好，口授嫂夫人，備其作者致詞，咸意為來，的是好人，乃老雅常寄好人以去，悲夫。

悼丁翔華先生

廿八年十月十九日迅報
英雄劍

我於本月六日尚奉丁翔華先生來書，告我『病仍如舊，未能起床』，然未及一周，竟得噩耗，大蘇兄先以電話知照，繼即奉其寓函告，謂先生竟患肺病於月之十日逝世，青年藝人，竟致不祿，可嘆之至。

我識翔華先生，於輯迅報之時，時為迅報執筆者，皆文藝之友，翔華先生與雞晨里昂等素識，亦以『榕蔭閒話』一束惠寄，而我適輯一版，以稿歸我，以是時得讀先生之文，而為欣然，並將題眉及具名製鈐，不料後得先生函告，謂稿皆倩人代抄，所製報眉非真手筆，另附觀筆工楷四字，則即現用於先生遺著者也。

後，我曾於五月間，訪翔華先生於其寓邸，其時先生病體初愈，神色盎然，明窗淨几，暢談頗歡，至暮始興辭，其後我以衣食奔走，於七月初離迅報，而翔華先生以疾復作，其稿於七月終中輟，則為遵醫囑靜養也。及上月間，亮兄返鄉省親，委代輯務，遂又之迅報，不意翔華先生文章又至，其間豈真有筆墨緣耶。其稿內附函云，『近日口啞多咳，心中時恨，故假鉛筆亂塗，以洩抑鬱，自引此心，所擬筆墨潦草，必須倩友好代抄，故當時日，今奉上近作一冊，……』迨本月四日，又接

續稿一冊，附函則由其肆具名，內云『此後擬暫停寫作，因近日病體已又起變化也』，不意先生從此遽歸道山，作品竟成遺著，悲夫。

翔華先生所患為肺病，我於初訪時即知之，然初僅知其為極淺者，已事攝養，當無損健康，不意三日偶訪，翔華先生杜門謝見。『為的是肺病已至第三期，防病苗傳染於人，所以擋駕』，十一日來函，尚疑其為過張之詞，不之深信也。

翔華先生，別署蝸牛居士，近改署六吉居士，年二十一歲，其於書畫金石，極著深學，曾從吳興王震等遊，其書畫非輕易不為落筆，本報前曾數數製版載之，讀者無不讚嘆，而其文發表後，更能紙貴洛陽，為人爭相，詎知才人多舛，天不賜年，而函內尚云，先生臨終，以手遙拱，遍拜諸佛及雙親兄嫂弟妹妻子眷屬友好辭行，神識清楚，自知不起，讀至此，誠不禁淚涔涔下矣。

心腔之淚

廿八年十月十九到

陳亮

這是我做夢也不會做到的，當我從故鄉回到上海，天猶對我說：翔華先生病故了，我懷疑自己的聽覺有誤

，追問一遍，仍然是這麼一句：『翔華先生病故了』。我雖然者良久，像有一支冷箭貫穿了我的胸膛，傷及心肺。在人世間，徑此就失掉這位好朋友。

戰事發動到現在，我雖先死愛兒，後死父親，這兩重創痛實不小，但環顧友儕，個個健在，個個在發展他們的前途，却也是無上的慰安。際斯大時代，死，固不一定可懼。生，亦未一定可戀，然我們這輩年青人，我們這些國家的命脈，實有多予保存的必要。大家會面的時候，每會感慨系之地，但亦很興奮地說：『俛俛留得這條生命，還要好好致其用』。意義即是，我們還有我們的任務，我們還要幹一幹。

翔華先生正和我一樣，向來是多病之身，可是我們都互相慰勉，互道珍重，總希望會有一天能擺脫病魔的桎梏，能自由活動，能自由飛翔於天地間，猶憶今年初夏，我患頭風病頗劇，翔華先生屢屢來函慰問，滿紙深情厚義，後來病好了，我不相信是藥石的效力，治愈我病者，是這種深情與厚義吧。

我病愈後，翔華先生自己舊疾復作，中心不勝焦慮，深惡病魔偏向忠厚人橫施壓迫，剝削幸福，一至於斯。

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上海的中西名醫多得狠，意者一定對翔華先生的病症有辦法。我時常寫信去探問，每次都有回信，雖屬別人代筆，言詞之懇切，情意之深長，一字一句，可必其出自其口述。在字裏行間，如見其人，又如聆其音，又獲不少寬慰，深信這樣一個和我可親的朋友，是不會遭遇什麼不幸的變故的。然而最大的不幸，終於降臨到他頭上，他終於被病魔拉離開人世。

永遠留給我的遺憾，是在他病發時，未曾抽得出閒空去慰望他一次，去會一會最後一面，又甚至我因歸返故鄉，連瞻仰遺容的機會都未得。可是，唉，又那裏料到他會這樣早，這樣悄然地離開人世呢！若能預料得到，情願摒棄所有俗務，情願不返鄉里，情願立著，坐著，或者臥著在他病榻之側，只要他睜著眼，總要和他談談說說，和他嘻嘻笑笑，我要扶住他，不使他輕易地咽那最後一口氣。而於今，亦就悔之晚矣。

還記得，當我動身前夜，曾給他一封信辭行，信後留著個通信處，希望他仍能在病榻囑人代筆與我通信，仍能像以前那樣的互相慰勉。到鄉未數日，果然鴻雁雁。

來，告我歐戰爆發，逮及世界局勢，並表示了一些動人的感想，最後又說到他自身，語多消極，代筆人簡潔清麗的行文，將其心意口述，和盤托出在我面前，我立刻握管作覆，故意瑣瑣屑屑的把信寫長，總希望取娛於他，安慰他一番，付郵以後，仍希望能續獲回雲。可是失望了，許多朋友的來信中並未見到他的。當時想想或者他被病魔纏累了，正待休養，固不意有他。再也不料蒼天會丟下這麼個巨禍，待我回返上海，就聽到這個噩耗，這是我做夢也不會做到的。我陡覺得天地突然的狹小，這再度的創傷也許永遠沒有平復之一日了。

祭文

丁門同學會

維年月日。不佞陸鳳樓與諸同學。謹以香花清酌之儀。

致祭於亡友

丁翔華先生之靈曰。嗚呼。先生爲一代藝人。青年作家。天才橫溢。腕底有神。奈何以么麼二豎之困。竟赴修文之召。猶憶先生當病骨支離之日。不廢書畫金石。普人所謂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學。誠宜焚膏繼晷。寤寐

以求。奈何先生以負病之軀。而研精深之學。卒至一病不起。名成身毀。可不悲哉。憶君生前。長身玉立。沉默寡言。磊落軒昂。多情善感。閒嘗與不佞剪燭論文。宵深不倦。此景此情。宛如昨日。過天不假年。竟喪斯人。當君之歿。秋氣肅殺。風雨淒其。閨裏斷腸。撫棺慟絕。堂上含悲。老淚頻揮。驥才未展。雁序中分。文壇落淚。藝林沾襟。嗚呼。顏回不祿。長沙數短。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雖然。浮生若夢。終有醒期。生如舊役。死若歸休。而先生遺留之著作。永傳藝苑。精神不死。當可無憾。然而山陽長笛。能無思古之情。臨風憑弔。不自知涕泗之浪浪矣。

尚饗。

悼詞

丁郎翔華哀詞

愚舅袁丹裳頓執

夫春華舒豔。邁零露以勁風。秋蘭摧莖。方含芬而萎耀。仲武清劭。僉痛短折。安仁標擗。哀逝無終。吾於翔華。尤深恫焉。君蛟川望族。當代藝人。仰華胄之遙遙。託姻亞之瑣瑣。孝親信友。工繪能書。而習藝金粉綺靡之場。似處身山林閑寂之境。人期遠到。少若老成。詎才逾終軍請纓之年。遽赴李賀脩文之召。於今秋病歿滬寓。春秋二十有一。嗚乎。玄伯去京。先歸地府。龔勝旅楚。竟夭天年。吟紅葉之詩。心傷元稹。聽碧鶴之語。腸斷韋諷。乃哀之以詞曰。

璫璣洵美兮。椒桂信芳。嗟邱壻之亭亭兮。植道德而能文章。非所望於今世之士兮。更何有於駟商。曰仁者壽兮。作善降祥。如何一病兮。遽委化乎異鄉。母兮妻兮寸斷腸。何以爲生兮。歲月長。修短固數兮。曾不若爾之可傷。嗚乎可傷兮。終吾身而不能忘。

輓聯

以收到先後爲序

袁履登

丁生翔華，年少多才，不幸棄世，朋好有展覽遺作，

及追悼之舉，爰撰此聯以挽之，已卯重陽後五日

伯是吾友。叔是吾徒。素知五絕無雙。爲騷人。爲文彥。旁及鸞緣設色。龜鈕奏刀。垂露潤金箋。運藏鋒篆籀尤工。正擬龍鵝求妙墨。

才如此長。命如此短。甫屆廿齡逾一。有嚴父。有慈親。並偕鴛侶齊眉。雁行比翼。盲風摧玉樹。在藝苑名聲激起。遽傳賦鵬輟新篇。

陸稚英

藝苑騁文壇。英年卓著。不特不慮不享大年。足許大成企衆望。

江潮哀歌浦。士林皆驚。同門同悲同聲一哭。獨憐一夢負雙親。

顧坤伯

等終軍弱冠。作子夏起予。平時粉地敷材。自知絲筆未工。有愧李將軍金碧。

具長吉高才。運道玄妙墨。一旦鈞天赴召。料是玉樓重建。亟需閭左相丹青。

程鏡清

字學成功。多甘羅爲相一歲。

玉樓赴召。少李賀作古六年。

徐和卿

椿蔭庇庭。涵濡已久。萱花樹室。願復彌周。平居偕鸞侶比肩。鵲原聯步。咸羨年逾弱冠。春氣方暄。情誼托葭莩。期他時閱歷老成。拭目看傳鶴巢學。

芸編摘豔。造詣漸深。薤葉凝姿。篆真尤妙。餘事則鈍刀琢石。礱絹寫山。詎知月屈授衣。秋風多厲。詔文頒霹靂。驚此日倉黃訣別。傷心頓折鳳樓才。

上海市棉布業同業公會

有父母。有弟兄。又有令妻。年甫廿齡逾。在人間屐踏紅塵。無不羨君同寶樹。能詩文。能書畫。兼能刻石。才稱五絕擅。詎天上樓成白玉。遽教離世掌金滕。

上海甯波公報館

未竟長才。忽聽梓桑歌薤露。猶存名作。空留藝術悵高風。

寶大祥綢布莊總管理處

弱冠逾一。樂石吉金。曾論地水火風。妙悟太早遭天妒。

墨寶永新。法書妙畫。翻印恆河沙數。藝術不死同號休。

中國無線電工程學校三

十二屆B班全體同學

丁茲秋雨秋風。萬方多難。正盼回翔華夏。壯志未酬摧勁翮。

留得古香古色。一室同觀。只教零落山邱。英年早謝哭斯人。

緒社理事會

腹內珠璣。胸中丘壑。文壇早歲馳名。彩筆一枝皆雋品。

人稱奇傑。天奪英年。玉闕修文應召。黃花九月弔詩魂。

丁門同學會

門牆親矩範。志負鵬搏。才殤鵬賦。風雨失良朋。香飄丹桂。淚灑黃花。

文藝之友社同人

家學淵源。憶垂髫對客揮毫。墨寶爭求。更得師提友益。皆頌荆公有令子。奇才橫放。因感時登樓作賦。紗籠傳誦。不料藝成病劇。共悲王勃少天年。

陸鳳樓

下十載真苦功。重荷堂上栽培。求益友。從名師。潛心書畫金石。奈藝成身毀。寶樹忽摧殘。白水盟寒傷舊雨。

是一個好青年。自有胸中丘壑。以通家。結知己。共研詩古文詞。胡交深緣淺。玉樓頓赴召。黃壚腹痛慟斯人。

王蔚如

工書畫。精金石。又練國拳。文事兼武功。立志彌高。定成大器。

別椿萱。離手足。更拋妻室。長才竟短命。返魂乏術。同哭斯人。

趙兌秋

藝術既超羣。名馳歌浦。文采風流冠蓋世。

病魔染數月。諸醫束手。黃花無恙悲君非。

田寄痕

藝林界上稱三絕。翰墨緣中少一人。

張天奇

書畫稱最。金石更良。胡爲白玉樓成。短命竟隨秋信老。

潛學傷身。長才賣志。從此黃墟路阻。招魂應益楚些悲。

王畊硯

多君維丹與青。自昔雅推能手。

愧我近朱未赤。從今頓失知音。

毛月然

三絕才奇。痛太白騎鯨過早。

一朝仙去。問令威化鶴何年。

朱庭筠 穆一龍

博覽詩書。專攻金石。憶昔南園初會。同社同文誇俊傑。

勤揮翰墨。兼擅丹青。而今北斗長逝。秋風秋雨唁英靈。

沈瞻巖

善且董其鄉。君子終日。朝乾夕惕。歿而祭於社。先生之風。山高水長。